

論語

後藤點

四

特56

152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五	六	經 各
〇	〇	〇	漢 書 門
冊	號	架	函 類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陳去聲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

行。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立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在陳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去衛適陳，與起也。子路愠，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從去聲  
見賢遍  
反。



友音汝  
識音志  
與平聲  
下同

處困而言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

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鮮上聲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

與平聲  
夫音扶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夫音扶

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成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入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

夫音扶  
參七南  
反

不之行  
去聲

猶亡百

反



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項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  
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

諸紳

紳太帶之垂者畫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  
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  
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  
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揚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  
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

知去聲

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  
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

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  
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

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  
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若故以是  
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

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  
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顏子主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

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

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

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乘殷之輅。商輅木輅也。輅者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一

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

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取

盡善。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謂放

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

輅音路亦作路

遠去聲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

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好去聲

者與之與平聲



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為竊位

遠去聲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已責

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好去聲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

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惡去聲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

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

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

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



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二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已。曰矜然無

垂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已及物其施

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

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譽平聲。

者。其有所試矣。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

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者。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

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

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矣夫。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一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

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亡音無。夫音扶。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四夫之勇皆是

好惡並去聲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

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入然人心有

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

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

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

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反。餽奴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

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知去聲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莅之則民不敬

莅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

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

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

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不覓

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

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

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

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

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深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

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為去聲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曷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其在斯其在斯

師樂師警者冕名再言其在斯

見賢通反

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曷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道與之與平聲

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誓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

輕寡不慮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與音專

###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

更音俞見賢通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一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

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

與平聲夫音扶

與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王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

歸各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命語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焉於虎

反

相去聲

下同

兕徐履

反

押戶甲

反

積音獨

與平聲

夫音扶

夫音扶

舍上聲

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子不欲則當讓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

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積中是

誰之過與兕野牛也押檻也積實也言在押而逸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一子居其位而不去則李氏之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

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

之而必為之辭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李氏之欲取顛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痛勸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

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

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者怨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

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

夫音扶

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顛與分崩離折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又欲伐顧更以附益之天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天子則因天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顧更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天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

不得變禮樂重征伐陪臣家臣也道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指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曾自文公薨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之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夫音扶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曾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便平聲 辟婢亦反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樂五教

反

禮樂之

樂音岳

驕樂宴

樂之

音洛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及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

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蹶。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

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

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

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尹氏曰。二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覺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微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曾閔冉之徒盡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抵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又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意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元音剛

與平聲

難去聲

探吐南反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

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

聞可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

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

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

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歸如字  
一作饋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

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賊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

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取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迫然而未必

好亟知  
並去聲

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

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

知去聲



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絃歌也。武城。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喜也。

易去聲

反。華版

反。於虔

反。於虔

說音悅

夫音扶

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

以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豈。徒也。

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



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實信敏惠恭則

不侮實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

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

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佛肸晉太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

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路恐佛肸之挽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

力及

反

澁乃結

反

焉於虔

反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磷薄也。涅漆也。物言人之不善不能免也。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匏瓜繫於下處而不能飲食。

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

也蔽遮也居吾語女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

好知並去聲

語去聲

下同

女音汝



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

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

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天音扶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怨而，不怒，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志，亦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也。

也。盡心。

女音汝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學也。

與平聲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

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不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疇諸小人，其猶穿窬

之盜也與？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壁。疇，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與平聲 反 荏而審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癩抵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黈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狂者志願太高驕謂不拘

今之狂也蕩今之狂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

亡與無通

國平聲

惡去聲

覆芳服反



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

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

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處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柝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己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

天音扶

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



女音汝

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耐線要經不除無

下同

食稻衣錦之理天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

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字下音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此夫子之言也言亦甘也初言女安

洛

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敬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

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

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二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

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亦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

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

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

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惡去聲下同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

唯惡者之惡如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

字訓所諫

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

反

以為智者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有惡訐以為直

反

者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去聲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

近孫遠

不孫遠之則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

並去聲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四十成德之時

惡去聲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子國名子

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哂乎愛之理而有以

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而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

和矣。然其不能狂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

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安不能用也。孔子

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回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按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

侯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

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

與之言。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

津焉。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平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辟去聲。

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反。



夫音扶  
與平聲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徒與之  
與平聲

曰是知津矣執轡執轡在車也蓋本于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未于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與平聲

問於祭溺祭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

與平聲

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反  
辟去聲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與音憂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滔滔流而不

與音武  
如字

告天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與音武  
如字

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反  
徒弔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

反  
徒弔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反  
徒弔

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反  
徒弔

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反  
徒弔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反  
徒弔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友

反  
徒弔

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減其

反  
徒弔

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減其



長上聲

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

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

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任所以

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

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弱而

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一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

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

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後二白不怠三月不解其

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友言身

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

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太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

少去聲 下同 與平聲 甲去聲 下同



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太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前孟子語夷惠亦心以孔子斷之

大音泰 飯扶晚

○大師擊磬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于適楚三

籟音 反

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鼓方

反 鼓徒刀

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播播也鼓小鼓兩旁有耳

少去聲 反

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士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二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魯求

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

夏黍陸季騶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執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

騶鳥反



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教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載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 論語卷之九

##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頹悟莫若子

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

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本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

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

焉能為也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

焉於虔 反 亡讀作 無下同



賢與之  
與平聲

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  
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太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入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泥去聲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道也○揚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以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亡讀作  
無  
女子去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  
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  
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一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

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

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

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善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

酒色費

反

素報

反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

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

猶言太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六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

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

別彼列

反

於處

反



子季。○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講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未即是本，但學其未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

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

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比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

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言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更去聲

也人皆覓之更也人皆仰之

朝音潮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

夫太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賢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朝音潮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

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

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室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

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

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

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

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私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量去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

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

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德之斯來，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

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德，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

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

知去聲

道去聲



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死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二十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

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加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百官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生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

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

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

權量審憲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

解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反(資)來代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實則得衆信

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或泛言帝王之

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其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

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

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

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說音悅

費芳味反

焉於虔反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

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

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者謂之有司

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出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



弗能言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

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

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

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丁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

可不念哉。

# 論語卷之十終

明治十四年五月廿二日原本御届  
同 十五年五月廿一日別製本御届

大阪府平民

## 和田巳之助

出版人

東區安土町壹丁目六番地

定價七十五錢



弗能卒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古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前上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

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

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

曰：知斯二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末子之罪人也。

可不念哉。

# 論語卷之十終

明治十四年五月廿二日原本御届  
同 十五年五月廿一日別製本御届

大阪府平民

和 田 巳 之 助

出版人

東區安土町壹丁目六番地

定價七  
十五錢



